



昭代明良錄卷之十五

青谿 童時明 編次

海虞 李喬新 錢世揚 校正

三衢 童文龍 繡梓

理學名臣

童時明曰三代盛時儒而君儒而相理皆在治世間誰別言理學哉自老莊申商之術興而理始異以故太史公作史叙儒林此理學之所由來也後世制科取士乃學者攻詞章以博功名至有不知性理爲何物者於是有人能講學明道而理學之名

益著柰何理學之名立而儒其服不儒其心者更爲僞學以雜之甚矣聖人之道之衰也嗚呼今之縉紳士夫孰非誦法孔子者哉而行殊名異效程朱者百不一二見焉爝火之光日月之有未遍也桔槔之功江河之有未潤也聖人之道如日中天如水行地而名理學者如爝火如桔槔名之盛者寔之衰已雖然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有能羽翼聖經使不至湮沒者亦名教大助也孰謂理學而可無傳哉國朝名賢或窮或達言論行履有功斯道者叙次如左以俟君子覽觀焉鯁生管窺非

達觀遺于見聞之外者俟採入若陽明先生首發良知之說開悟後學大有功于名教第勛庸封爵以世券論茲不復及

薛文清公傳

薛文清公名瑄字德溫河津人也生時肥如水晶腸腑皆見幼敏慧年十二作詩賦監司竒之已而讀周程張朱諸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前作專心性理之學至忘寢食永樂十九年成進士初授監察御史內閣楊士竒等素聞瑄名令人邀瑄欲一識面瑄謝之曰某忝糾勅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

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可得而屈乎稱歎不已監湖廣銀場公事畢即潛心性理大全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燃燭記之正統初特設督學憲臣以瑄為山東僉事每臨諸生親為講究義理不事夏楚山東士子皆呼曰薛夫子當是時內官王振用事問三楊吾山西人孰賢士奇以瑄告乃召為大理少卿或謂宜往謝瑄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而謝恩私室耶已而遇諸塗眾行跪禮瑄獨不屈振不悅會有五臺官病歿其妾有姝色振姪王文欲聚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振陰持之都察院拷

問已誣伏瑄辨其冤屢駁還之都察院諂事振劾瑄受賂故出人死罪請廷鞫竟坐瑄死下獄瑄怡然讀易不輟人咸危之瑄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至復奏將決家人乞代死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除名放歸田家居六年益沉潜理學造詣愈深景泰初程信薦召為大理寺丞鎮守京城北門上疏勸講以為近日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雖蒙允俞未見施行蓋欲候軍旅事平之日然後開講乎臣謂聖主中興天步惟難正當講論為學為治之道不可一日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胄討除群雄猶未投戈即

思講藝論道。唐太宗興義兵，掃除寇亂，一時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相與論爲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二君者，卒能剗削僭僞，極濟生民。近者漠北醜虜，雖陸梁爲寇，而內外侮禦，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初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已端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卽召各臣進講。

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兼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官，庶可日修其職。講官之職，旣修，雖皇上聰明之資，寔由于天錫，而朝夕緝熙，啟沃之功，亦有資于聖心。聖德日明，于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于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帥。

以練士卒。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于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既而奉勅總督松番糧餉。期年歸。乞致仕。不允。尋陞南京大理卿。中官金英奉使之南京。還朝之日。南公卿俱餞于江上。無後至者。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于朝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遂召爲大理寺卿。睿皇帝復位。以瑄爲衆望所歸。擢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尋轉左。入內閣。叅與機務。既而石亨等日益恣橫。瑄乃引疾去。家居八年。四方學者從之。日衆。瑄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曰。讀書窮理。須寔見得。是然後驗于身心。體而

行之。不然。無以異于買櫃而還珠也。一言一動。于理有違。便自不安。非義一毫不妄取。予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竒僻之說。著讀書錄二十卷。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年七十六。無疾。忽一日。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束置架上。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頓覺性天通。遂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震屋。白露遶室。俄頃而定。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瑄獨倡絕學。默契道體。爲本朝理學之冠。大學士劉珝嘗言于朝曰。薛瑄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請從祀。下廷臣議。未決。嘉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十五
靖二十三年令專祀于鄉隆慶元年始以名儒進從祀先師孔子廟廷

劉謚曰世所謂理義詞章之儒其學異趨也而公則因文見道深味其腴觀公讀書錄益充乎其有餘也又有所謂道德功名之士其心異致也而公則寔與名稱不少爲累考公歷年諸績益確乎其無媿也若公者雖古人爲難能而謂今世之易得耶

童時明曰國朝講學名家母慮數十輩而卓乎不可議者惟薛文清無容喙矣余第因薛公而有感焉同一菴宦也始不見王振而獲譴旣不見金英而被召自薛公視之雖若浮雲之過太虛哉而卽志功名者覩此又豈必徒事奔趨以爲捷徑也

曹月川先生傳

曹先生名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也自幼篤學不尚華腴讀書知句讀卽厭科舉之學專心性理究析聖賢微言要旨務躬行實踐勢利芬華澹如也日事著述多所發明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通書及西銘釋文孝經註解性理文集儒學宗譜家規輯存疑錄夜行燭等書教人以專靜爲主謂專靜則自然生明而

嗜欲日寡義理日著先是其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
聖賢之道卽從之祛佛教去僧道不交接端乃作夜
行燭一書以奉其父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
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
路其言甚精端家居敦尚孝友事父母順志愉色及
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旣塋廬墓六
年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
活甚衆永樂末以貢上春官授山西霍州學正在霍
庠十餘年飭躬勵行正己率物教諸生務端行檢後
及文稅士子皆服從其教循循雅飭一以禮義相先

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恥言爭訟當道按行至郡不以
屬禮相加必躬造其舍敬謁之凡考校諸庠必令端
主其去取旁邑諸生未有不怡然心服者後調蒲州
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留之蒲庠弟子亦上章爭之
霍州先上得允居頃之病終于霍諸生皆服心喪三
年一郡人罷市弔哭卽樵牧稚子莫不奔走悲泣數
行俱下其德化之能感人如此學者稱月川先生正
德中大司馬彭澤稱曹月川爲本朝理學之冠舉從
祀孔子廟廷下廷臣議未決又嘗致書河南李巡撫
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誠意伯劉

公基潛溪宋公濂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浣池月川
曹先生始也

童時明日異端之爲吾道蠹也莫甚于佛老而至
今世爲甚學士大夫往往溺于其說樂趨禪而莫
返吳越之間大抵皆然余每欲與之辨而力綿懼
莫之勝惟恃有夜行燭一書在而禪始窮先生于
是乎大有功于聖道矣

陳克菴先生傳

陳先生名選字士賢臨海人也父以進士爲御史選
立志以聖賢自期讀書日莊坐敝衣糲食人有不堪

其清苦者而處之自如卽人亦不知其爲御史子也
天順三年會試第一成進士選庶吉士授御史成化
初疏救羅倫勅學士倪謙錢溥于進又勅尚書馬昂
諸大臣不戢朝廷一時敬憚之巡按江西甫至貪殘
吏望風引去嶺南流賊入贛選調兵收捕不爲害任
滿改督學南畿以身爲教力變浮靡訓誨生徒必求
踐履篤寔先行檢後文藝陞河南副使提督學校當
是時中州士夫猶務崇飾聞選入境相顧戒曰陳御
史至矣及至一以校南士之法行之進本司按察使
出冤抑去殘酷轉廣東左布政使除徭役罷和買備

賑濟皆務爲惠養計肇慶府大水具奏災傷未報便
宜發粟賑之市舶司太監常春奉詔乞均徭餘戶選
奏奉詔停免番人販海求利及市獅邀賞韋春利其
珍奇許之選上疏言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
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寔以杜窺伺之
萌也。廼者珍禽奇卉旁午徵求外夷亦小醜探聽舉
動豈真有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爲
娛玩之物于民無損不知奸貪憑籍因緣爲利招引
殊方營壻攘剋卽如狡獬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指
入海需索驚擾寰中貽譏化外是陛下忽細行之矜

而爲大德之累也。詔悉從之。居有頃番禺縣知縣高
瑤呈鞠犯人黃肆招稱縣民王凱父子招集番商交
結太監常春出海通番怙勢殺人驚擾地方被縣遣
兵快搜沒番貨鉅萬具在選卽爲奏聞章下巡撫都
御史宋旻勘報旻畏春不敢詰問選移文獎諭高瑤
春乃誣捏選黨比高瑤列狀以聞。上怒遣刑部員
外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詢之同愛行畏春不
敢反意復賄選所黜吏張褰令誣執選褰故以吏事
選犯法爲選黜去意褰必憾選也。褰不從行等業已
入褰名証選由是執褰拷打褰曰死卽死耳安敢以

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奏選
 矯制發粟。意在侵欺。棄獎屬官。志尚報謝。論罪當徙。
 奏入。詔奪選官命。逮赴京。廣人數萬。號訴於詔使。擁
 留不得行。詔使為之改顏。選行至南昌。疾作。卒于石
 亭寺。年五十八。時成化二十年夏五月也。張褰不勝
 恹惋。赴京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上致
 疑于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于其母。
 是豈成王之不明。曾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
 毀能銷骨也。陛下明竝日月。恩同父母。詎意覆盆之
 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左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

抱孤忠。子處群邪之間。獨立眾憎之地。太監常春通
 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
 懦。固監司之體也。柰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奸兩鼠
 首覷。以致常春橫行。胃臆穢巖。清節熒惑。聖明勘官
 李行承春。頗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註
 誤觸法。為選罷黜。寔臣自取。非選有加于臣也。春乃
 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賂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
 亦知廉恥。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春既知臣不可
 利誘。乃囑行等。逮臣于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
 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春語。文致其詞。勅選

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官。意旨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詬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斃。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歿。李行幸其就歿。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歿報春。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礪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寃。臣以罪人擯斥田野。乘來自給。百無所厝。敢冒歿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慶之士。啣冤抑之屈。長讒佞之奸。爲聖明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春鎮守。選學力行。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菴。平生言若不出口。遇所當爲。不顧利害。旣貴會宴。惟服先人故衣。客至。瓦器蔬食。相對無媿色。自河南聞喪。還。行裝蕭然。惟車一輛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東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弘治初。追贈光祿寺卿。謚恭愍。學者稱克菴先生。

王鏊曰。先生抱經濟之才。秉剛方之氣。其督學南

都也先後三年變色之語不見于章逢折筭之筭
不加于輿皂而人畏之如神明既去思之如父母
其蒞河南也亦然左轄嶺表節用愛人通商惠工
時方展布而中貴讒忌卒殞其身嘗曰居官必盡
此職行事必盡此心躬蹈之矣
童時明曰余次克菴先生傳而重有感于張駿也
夫張一犯法吏耳宜視先生若仇讐而受刑辨枉
卽古烈士不是過徐李宋之三人者有顏面立於
其上寧不愧歿入地哉

吳聘君傳

吳公名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司業溥之子也資
稟英異幼時讀書鄉塾已嶷然不凡第不樂制舉父
怒曰大舜躬耕養親汝能乎與弼卽往親耕年十九
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玩讀至程伯淳見獵有喜心乃
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矣遂去舉子業不事獨
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書收斂身心沉潛義
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
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
者日填其門躬親誨教晨昏不怠更約已分少勵志
勤苦天順元年石亨欲薦賢謀于李南陽南陽爲草

疏薦與弼疏上留中居數日 上問李賢曰與弼何
 如人賢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
 士 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也臣愚竊意以為宜
 亟行之 上曰善即命草勅加束帛遣使往聘比至
 上問賢曰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宮僚侍太子講
 學 上曰與論德左賢復請乞召至文華殿親賜顧
 問 上曰然遂以左諭德召見朝士皆驚以為布衣
 一旦驟登要地與弼辭不受山冠入見 上曰久聞
 高義特聘爾來何為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莽賤士少
 時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

牘聖明過聽龍車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走
 謝 皇上厚意今年六十有八實不能供職 上曰
 宮僚優閒不必辭與弼辭益力 上賜文幣酒牢送
 館次日顧李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三
 辭不允遂稱病篤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疏再上
 上曰果爾亦難留賢又曰此盛事幸始終恩禮 上
 復遣行人送歸與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與弼陳
 十事表謝而去與弼風格高邁議論英傑曾次洒落
 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
 性情有禮門陋巷風雩之意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

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習嘗曰註箋繁蕪無益以故不務著述云學者稱康齋先生弘治初詔祀于其鄉

吳瑞登曰與弼爲貴介公子粗衣敝履舉動効古其不爲俗染可知當其承聘辭官始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取有士如此取其節焉足矣而世儒譏其規卿相之位有傲世之心抑何好揭其短哉稽之我明二百年如與弼者蓋不數數得也所謂鄉賢之最者吾誰與歸

童時明曰康齋之學與不與者半余不敢妄議第其應聘而起也以石總戎之薦不猶蔡京之召龜山乎而竟完高蹈以歸其出處之大致可見矣

張東白先生傳

張先生名元禎字廷祥南昌人也自幼穎悟潛心理學多所獨得天順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編修疏請選科臣不必論軀幹惟其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者當之諸給事中惡其言竟不行 憲宗卽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言治道大本原在講學聽政用人才厚風俗行此四者則庶事必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請告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理學譽望日

隆廷臣交薦弘治初遂召修 憲廟實錄進左贊善
上疏勸行王道略曰臣惟人君者不以王道爲心雖
有爲也謂之有爲之主則可非大有爲之主也爲人
臣者不以王道致君雖有功也謂之救時之佐則可
非名世之佐也臣非有王佐之才而潛心聖賢之學
粗知王道之略敢爲陛下陳之夫王道乃帝王相傳
以平治天下者也其道雖大然皆本之身心蓋心必
純于理而無私欲然後著之政事亦皆純于天理而
無雜苟政雖善而心有未純外身心以爲治是爲伯
道伯道者假王道以成功名假天理之公以濟人欲

之私王道真伯道僞王道坦夷伯道崎嶇人主不可
不深辨也今臣之所陳不及于更創制度振舉綱維
黜陟人物惟勸陛下於身心用功夫王者之心何心
哉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生物而已君得此心而當
教養之責則當心天之心以達之萬事以生乎萬民
必其四海九州無一處無生生之理無一物無生生
之氣禮樂明備俗化醇美至和薰蒸諸福畢至皆由
此心生也然是心也卽天理也天理之在此心日用
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欲由是
誘之者衆此心或爲之蔽而不能祛遣此天理遂以

漸長。人心即以此漸亡。始于濫觸。而至于滔天。始于一
 爝。而至于燎原。一念之差。一行之失。欲遂于一己一
 時。而惠及于天下後世。可不慎哉。王道之行不行。寔
 判于此。然非有大有為之資。有大有為之志者。不能
 克也。臣所以有望于陛下也。臣在山林。伏聞陛下毓
 德青宮。已負大有為之望。嗣登寶位。屢著大有為之
 實。乃邇者崇異端。嬖近倖。以蠱此心。殖貨利。耽玩好。
 以荒此心。開倖門。塞言路。以昧此心。則不能大有為
 矣。先儒程氏謂學者不可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王
 道乃人君第一等事。臣所以願陛下行之。而竊獻三

策。曰定聖志。曰一聖敬。曰廣聖知。夫所以必先于定
 聖志者。蓋王道之不行。係于君志之不定。多惑于近
 小之見。邪僻之說。殊不知王道只在心與政之無私
 而已。非高遠難行者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况于人君
 誠致中和。而臻位育之效。立皇極而成參贊之功。將
 見黎民於變。而比屋可封。四方風動。而魚鳥咸若。此
 明効大驗。必至焉耳。古語云。有志者事竟成。程子云。
 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臣不勝惓惓。夫聖志既定。則
 身心之功。於是可成矣。身心之功。不過曰存養。曰省
 察。曰擴克。而所以致其力者。則在于敬也。故曰一聖

敬焉。敬者帝王傳心之法。王道之要也。此心不能無靜時。靜惟有理而無欲。此時而敬以存養之。則中有主。雖萬感俱寂。所以知覺者。炯然不昧矣。此心不能無動時。動則有理而有欲。此時而敬以省察之。則中有主。雖萬感畢至。而所以別善惡者。幾微不爽矣。截斷于念慮之初。芟除于事爲之際。必使私欲無一髮之容。天理無一息之間。先儒程子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卽天德也。此卽慎獨之功也。然古之聖王。道已至而小心翼翼。德已盛而終日乾乾。主此身以此心。主此心以此敬。身在此心。必不

離乎身。事在此心。必不離乎事。靜以涵動之源。動以妙靜之用。而凡未萌之私欲。如好殺好武。好內察察。以爲明等患。亦不復生於心。而害於政矣。行王道者。此實至要。臣尤不勝惓惓。夫聖敬旣一。則作聖之功至矣。所謂王道之本立矣。而臣尤欲陛下之廣聖知何哉。誠以王道卽聖賢之學。心與理知與行而已。理具于心。心存而理得。是故當致力于敬。然理散于事物。必其知之真。而後行之力。自此身以及天下。道之當然。理之所以然。在事物有不可以易者。此時此務。此理是矣。易之于彼事彼物。則非此事。此務。當此時。

此理是矣。此事此物此理。易之于彼時則非。在我則
是。易之于人則非。在近則是。易之于遠則非。在常則
是。易之于變則非。先儒所謂天然自有之中。所謂停
停當當恰好處。苟非窮之造其極。求之極其博。則事
物之來不一。欲一一應酬。斟酌之無毫髮之差難矣。
且如九經達道。分田制祿。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
矣。何以終有愧于先生經濟之盛。五禮六樂六德六
行。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于先王
甄陶之妙。干城儲峙之恤。後王屢有舉。此王政者矣。
何以終有愧于先王張皇賑救之良。天地之利先王

與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大而有盡。生民之
害。先王除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淨而均。兼
之。廉恥喪而浮僞滋。後世之習俗日惡矣。何以反之
王道之淳。枝葉繁而根本蹶。後世之學術日乖矣。何
以歸諸王道之正。事事有要。一一究之。使王道之行
毋徒如腐儒務記誦。炫辭章于口耳。筆舌之間而已。
又必益宏明目達聰之度。益敦好善樂諫之誠。不惟
啟經筵以勤講。而儒臣之端謹。粗知王道者。不問大
小時。賜引論。所以涵養聖知者深。不惟容臺諫以盡
言。而朝臣之端厚。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或限五品

以上時賜延問則所以增益聖知者詳。延引之時必俯垂溫顏。戒以毋有避忌。使之得以盡其情。彼勲戚宦官。雖不假以權寵。亦宜使之群侍拱聽。庶有以開其識。而知所憚。所以保護者益切。臣尤不勝惓惓。疏入。留中。省覽。亡何。陞侍講學士。去南京。遂乞歸養。家居者又九年。修大明會典。召爲副總裁。陞翰林學士。日講。孝宗知元禎名。特垂傾聽。尋以母憂歸。服闋。進南京太常卿。未幾。召修通鑑纂要。改北太常。兼翰林學士。侍東宮。講讀。尋掌詹事府。管內閣。誥勅。上疏勸講太極。旨及西銘。東宮講。孝經小學。上覽奏。亟

索太極。看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正德初。陞吏部左侍郎。卒于官。元禎勤學好問。力經傳。蹟隱議論醇正。性剛果。孤貞好。面折人過。交陳選。羅倫。陳獻章。皆以道學相規切。學者稱爲東白先生。

童時。明曰。張東白。所謂有用之儒。此老非迂濶者。其勸行王道。切近精寔。殆正心誠意之學。平生所得者。耶。幸遇 孝廟。而不能建大有爲之業。抑亦天之未欲平治天下已不然。何以不獲一與平臺煖閣之召也。

陳白沙先生傳

陳先生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也少穎悟讀書一覽輒記正統十二年舉于鄉計偕兩上春官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二年復遊太學尋歸白沙杜門不出日對聖賢經傳危坐莊誦忘寢食者累年卒未有得於是惟靜坐默悟久之然後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于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是乎一時名士如羅倫莊杲輩皆樂與之遊四方從學者踵至皆教之以主靜之功撫按藩臬率加敬禮布政使彭韶薦獻章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誠高世之儒宜以禮徵

聘處以職事必有補聖德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又召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六十五歲懇辭乞終養詔特授翰林院檢討給俸歸疏謝賜乘傳至家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荅曰康齋以布衣爲后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于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飾僞辭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荅惟杜門莊誦日與其徒講求聖賢妙奧多所開悟

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萬曆間從祀孔子廟庭

葉向高曰學術出處未易輕議而先生道風德化自足感人非潛修粹養何以能此

童時明曰或疑白沙之學近于禪母亦以其主靜乎然而彼所爲靜蓋逖稽遠覽之後悟之以思正知止而後定靜豈釋氏之以空爲靜也者乃欲援儒入墨而猥云靜遂呶呶焉誤且謬矣

陳布衣傳

陳布衣名真晟字晦德又字剩夫漳人也骨格高聳

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卽能自援于俗專心儒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自是不復事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二著學者心法天之運又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耆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竟寢旣而家居見督學論

勅作正教正考會通走臨川欲就正康齋貨其家直
得五金携之往至江西張東白止之宿扣其學大加
稱許曰母至臨川爲也遂歸鎮海教人專一主敬卒
年六十四提學姚鏌祀之鄉賢祠當是時莆田又有
布衣劉關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
如知府王弼常致關曰對劉君鄙吝自去
童時明曰以匹夫不由師授而崛起肩道真豪杰
士也顧詣闕之行得毋不待價而沽乎然而非貶
道也以彼待士無禮而卽不就試若而人者謂功
名足以動之哉不然矣

胡敬齋先生傳

胡先生名居仁字淑心餘干人也幼穎異有大志七
歲從事家塾言動如成人旣而學于康齋慨然以古
人自期斯道自任去記誦辭章之習專用心于內其
學以主忠信求放心主敬爲要因名其居曰敬齋處
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嚴凝重履繩蹈矩造
次顛沛未嘗少違于理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每
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見
義勇爲不擇利害爲趨舍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
儀表江南著居業錄取易修詞立誠之義其間論聖

賢道德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源至異端佛老之學尤深辨詳闢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益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煩而不殺焉學者稱敬齋先生萬曆間從祀孔子廟庭

童時明曰余讀先生居業錄益有味哉其言之也卽其言鑿鑿可見之行事其所爲善言德行身有之者乎身雖未出而一家之天地已位固粹然之理學也已

羅一峰先生傳

羅先生名倫字彝正又字應魁吉安永豐人也自幼

慷慨樂善遇事無所回避成化二年狀元是科會元又章懋也一時稱得人廷對策頃刻萬餘言中引程伊川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句執不從直聲震朝廷遂奏名第一授翰林修撰居三月會李賢遭喪起復倫故賢所取士也詣賢私第言不可起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非是反覆數千言大略謂先生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者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于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于親而能忠于君者也爲人君

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臣不暇遠舉。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竟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于當時。名聲垂于後世。史書筆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敦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于君也。

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高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于當時。遺臭于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鑒不遠。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于君。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

虞也。孝宗之時。金虜強盛。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于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不盡。陛下于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于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于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且婦於

舅姑喪亦三年。孫于祖父母禮有期。喪奪情于夫。初無干其妻。起復于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于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于國哉。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况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

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不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特在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願陛下不惑群議，斷自聖衷，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大小臣工悉令終喪，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于內，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

既行，則群臣自効，人心天理，不可泯滅。綱常風俗，幸甚。疏入，不聽。謫福建市舶副提舉。明年賢歿，召倫復官。改南京。尋辭疾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餘年。卒。嘉靖中，追謚文毅。倫嗜學，好古篤志，力行避惡。若淄聞善，若驚。嘗欲倣古置義田，贍族人家貧弗克。如願先是楊士奇以京官祿薄，請令得皂隸錢，遂爲例。倫獨不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歿于途，解衣覆之。去客晨至，留飯，其妻語之曰：瓶粟罄矣，倩之旁舍。比舉火，日已近午，少不爲意。恬如也。有司餽送，輒辭不受。退耕金山，結茅樓息取，給隴畝，往來共雜樵

牧若無意于人世者興至爲文一發感慨之氣學者稱爲一峰先生陳白沙嘗稱倫才大不可及其志如青天白日莊杲以爲高風直節本朝一人而已

童時明曰吾讀先生之廷對萬言策而知其學之博也又讀扶植綱常疏而知其守之正也所謂沉潛而有得者悉已見之實踐乎自南陽去而起復之風遂泯萬曆間江陵復援例攻者九起至不容於名教孰開之耶然則二百年來天下不至無父子者皆彞正力也疇謂儒者果無裨于用世哉

章楓山先生傳

章先生名懋字德懋蘭溪人也成化二年進士會試第一入翰林爲庶吉士逾年除編修內廷張燈下詞臣賦詩懋謂莊杲黃仲昭曰此非盛世事也遂三人同署名上疏諫略曰伏蒙分命史館各賦煙火等詩以爲上元玩好之具臣等竊議以爲此事必非陛下本心或者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懼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臣伏睹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于天下坤儀貞靜舉天下之奇珍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煙火爲樂哉况今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

東雖云告捷。然虜情難測。尚費區處。北虜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赤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卹。然公私之計。一無所出。可爲寒心。正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陛下之不暇爲此也。至于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于君上。若不取法于聖賢。而曲引宋祈蘇軾之教坊數語以爲之。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陛下。臣等叨與翰林誦習。

六經師法孔子。孟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患曲學阿世。無以補報于萬一。何敢爲此鄙詞。上竇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古之帝王。盤于孟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晷。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于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天理人心。不容竝立。若曰煙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聖明之累。是殆不

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且漆器之作何損于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于事而禹則惡之露臺之費不足爲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于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伏願陛下收回成命停止煙火之事不使接于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大舜之聞善若决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則陛下之所以奉養兩宮者其孝豈有大于此哉是宗社生靈之大幸也臣等昧

死以聞疏入

上大怒廷杖六十左遷臨武知縣京

師稱三君子當是時羅一峰論李南陽貶官又稱翰林四諫未行改南京大理評事轉福建僉事毅然以振風化爲已任善政卓然考滿給由乞致仕歸閉門卻掃足弗入城府二十餘年公卿累薦弘治十四年召祭酒南監有父喪乞終制詔司業署監事員缺弗補以待懋服闋赴任謹矩度尚德化厲廉恥諸生翕然嚮風上選貢疏言古者大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故人才盛而風俗美國家稽古制治尤重大學洪未間生徒數千類多少俊教育之法至爲周詳計日以

通經積勞以出仕。布列庶位。得人爲多。沿及近年。歲貢之入監。旣多衰遲。而舉人之坐監。又每後時。故差撥常患於不敷。而教養尤難於見効。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限。英才多滯。乞於常貢外。令提學憲臣於人才素多去處。不分廩增。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者。乃許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六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以後或三年五年。量才多少。間一行之。則在大學者。多精銳。可進之資。不貽因循自誤之悔。臣雖不知所以爲教。然嚴加程督。用申激勵。務令文行兼修。政

教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庶國家收養士之効。而臣亦追尸素之愆也。命下其議於所司。又上修學政陳時弊二疏。正德元年。陳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昏。重詔令。敬天戒。言言切要。其言大昏尤切。立后事備錄于此。曰。臣聞天子之於后。有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成者也。故禮以大昏爲重。自古聖王于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簡求淑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婚禮。而未婚之前。又必教于公宮。有師傅保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祭。所以成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嗣位。將行聘納。其臣范祖

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所宜先者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呂希純則言當求德。闕不宜參用陰陽術數。以男女年命爲勘婚。而彭汝礪又言當蚤擇而素教之。蓋王化之始。萬福之原。選之不可不精。教之不可不豫。而禮不可不正也。今陛下聖德英明。天命降鑒。必釐聖女以佑皇家。近聞分遣內臣各處采擇。所得必非一人。伏望遠稽先王之禮。近取宋臣之言。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乞命內閣及該部大臣考究典禮。審處事宜。必由德選。不以色進。當此諒陰之時。姑緩冊立之期。

侯畢祥禫以成嘉會。照依宋哲宗故事。將所選者暫處皇太后宮中。使之觀法壺儀。擇師傅大家之賢。修言德功容之教。嚴服飾之節。陳晷史之戒。凡寢食坐立視聽動作。一皆約之以禮。而弗納于邪。教之旣成。又以四事察之。必有關雉鵲巢。葛覃。樛木之德。足以母儀萬國。允正六宮。然後設幄于內。成以六禮。以定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上天。丕顯休命。如是則禮行告廟。史無愧辭。非惟古訓不違。尤於孝道有光。儀則四海垂法。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今日矣。惟聖明留意。疏上不報。遂乞休。不允。當是時南京

有四君子之稱一謂懋其三謂林俊張敷華林瀚俱有傳三人皆以忤劉瑾罷懋力引年不待報而歸復三疏得請五年陞南京太常卿辭明年陞南禮部侍郎辭致仕嘉靖初進禮部尚書時年八十矣遣使存問月給祿米後又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懋器度宏偉負經濟志畧襟懷坦夷不立涯涘望之龐朴卽之和厚開心見誠與物無忤居嘗平易至臨大事決大疑則據經援古確乎不移且寡嗜好謹出處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至論宗法如鄭義門兄弟篤義安得不久論風俗須仿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國政必先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為本他若論窮理于精義處得力居敬于專一上見功皆發程朱所未發又言學者須大其心習益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此是見理之言所著有楓山集鄉賢志蘭溪志諸儒粹語初號闇然子更澂濱遺老學者稱楓山先生祀于鄉以配呂東萊金仁山云

楊廷和曰歛華就寔旣博反約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嗚呼在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

在宋鵝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

姜麟曰公喜怒不形于色恩怨不槩于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于身頹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以闇然尊命可謂稱情矣

童時明曰余小子生也晚不逮事先生而去先生之居若此其近猶得竊聞先生遺教先生學行之純不俟贊卽先生位躋卿貳家曾無樓臺卒之日遺田不盈百畝豈聖門所謂安貧樂道者耶斯無愧于真儒也已

童含童子傳

童含童子名品字廷式蘭谿人幼與章楓山齊名嚴於律已篤於進修卽寸趾不踰分陰必惜凡五應試五易其經潛心經義莫不通曉晚登第人勸其隱年品曰吾早學晚成命也敢自欺乎初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遷員外郎武庫頗有羨餘封識不取有指揮詭法以文憑失水求之任少司馬力庇之品力爭不可大司馬解之曰童員外義理勇也其人竟俛首去居官與楊廉邵寶蔡清葉劉余祐相友善務以義理相切磋僅兩考卽引年致仕或曰少待卽金紫矣品以君不可欺卽浩然而歸家居十九年日以讀書

著述爲事晝夜不輟至喪明乃盛沙書字令男記錄卒前五日猶著五經序嘗遇回祿家人報火且至宜急避品從容整衣冠籲天四面皆燼而一廬獨存人謂其精誠所格云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內篇註正蒙發微見入性理大全及周易翼義書經旁註春秋辨疑禮記大旨學庸大旨含章子集慎齋集等書行於世

童時明曰金華有四先生而道學大明楓山先生獨得其宗乃含章公與之齊名其深有志於發明者乎任道之篤卽喪明而猶不倦猶所稱久而後

已者哉

賀醫閻先生傳

賀先生名欽字克恭世居定海其先戍廣寧後屯爲遼西人少穎敏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玩讀得其要旨遂厭薄一切專心性理之學爲文根極理奧登成化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因旱陳言應天以寔詞多凱切其畧有曰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言人君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言之天之怒而變也甚矣而陛下方且遊樂是從吶喊動天鼓砲震地其爲戲豫馳驅何以加之而所謂

應天之實。心果安在也。詩又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言人臣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觀之。天之難而蹶也甚矣。而在廷大臣。以及臣僚。方且怡然自得。恬不知憂。惟務承順。惧忤聖情。陛下以爲可行。彼亦曰可行。陛下以爲不可。彼亦曰不可。習成諾諾之風。全無諤諤之節。其爲憲憲泄泄。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以助君而格天者。又何在也。伏望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憂民命之將絕。痛懲前日既往之失。渙頒省躬求言之詔。篤格天之實心。修格天之實德。行格天之實政。而復下詔以切責。

乎文武羣臣。斥其怠事廢職之罪。開其悔過自新之途。務盡其寔。不事虛文。如是而天道有不順。天災有不息者。臣未之信也。既又上疏勸講。亡何見白沙論學有悟。喟然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辭官去。就弟子禮師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弘治初。薦授陝西叅議。以母老病爲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進勸之官。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歷事監生陳獻章。天

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職掌不過灑掃。供奉關防。出入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汪直尚銘梁芳輩。或陷主虜庭。或勸易儲嗣。或謀賄易后妃。或邊功起釁。或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或導進淫巧。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掌奏牘預大政。外不可使守地方。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

下。謂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人心自善。疏入。允辭。正德四年。廷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第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欽聞之。往諭曰。渠輩既知悔。卽不殺人。可解鎮。賊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毋殺人。殺人則萬無生理。已而鎮撫使者果至。衆共呼

課欽復諭之遂定不傷一人欽不務博覽惟讀五經
四書小學靜思默識禋躬寔踐冠婚祭喪遵用家禮
每教人讀白鹿洞規由是鄉人興於善晚好易究心
象數手不釋卷正德季年率鄉人祀之於凌溪釣臺
學者稱爲醫閭先生

童時明曰賀醫閭所謂逶逶篤行君子也其道猶
之布帛菽粟隨處可用言不試於朝而鄉有善人
盜不爲害庶幾哉所居則化者矣

周叅政傳

周木字近仁常熟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奉命如河南

造伊悼王墳謁孝子王祥墓爲立墓碑又爲二程先
生康節先生立香火院于墓傍選南京行人司司副
詳玩近思錄慨然有求道之志日畱心于正學奉元
旦表進京過汶上縣謁聖澤書院過東平州祭冉耕
墓過曲阜謁聖廟孔林顏子廟三氏學諸生畱講道
學自夜及旦明年歸省上䟽創子游祠于學宮之旁
代都御史論治蘇松水利䟽大畧謂蘇松當東南卑
陋之區北枕大江東沿大海而含太湖其間支流別
派不可勝數其通江達海經流則太湖東一支直出
松江嘉定爲吳松江又東北一支直出崑山太倉爲

劉家河又東北一支直出常熟為白茅塘常熟又北
一支直抵大江為福山塘水由太湖而泄于江海則
患無由致緣被吳江縣一帶長橋挽路鯁塞太湖出
水之咽喉以致上流無力而湖泖之淤澱積則芟蘆
叢生芟蘆叢生則湖泖之故道愈塞而上流愈遲緩
無力不能衝滌海潮渾沙日漸停積而海口始噎塞
不通一遇天雨連綿出海不及則田與江河漲成一
壑而患遂不可極矣為今之計長橋挽路之制雖不
可廢當斟酌宋蘇軾所議千橋以決太湖之入江大
河小港之舊規雖不可復當䟽復深廣以道衆流之

入海上流奔湧則海口之渾沙隨輒滌去而不復積
海口常通則水之患常少伏望加勅大臣一員會同
臣等便宜處置總督蘇松等處一槩得利軍衛有司
公同踏看各處一應壅塞河道乘此農隙起倩軍夫
相兼間挑驗口給糧并行賑濟則一舉兩得官無妄
費而民無妄役矣䟽上至今凡治三吳水利者必籍
此以為救弊之源九月復任上䟽為崇儒重道事內
開請加李延平封爵陞祀廟庭重刊分類近思錄又
與黃郡守吳元壁書托伊重建二程先生祠并鐫朱
文公舊記又與陳九疇論易通復舊編書二十二年

九載秩滿陞吏部稽勲司郎預修憲廟實錄應詔上
請寬賦役疏略曰天之爲變于上由民不安于下也
何者民之所至愛莫如財民之所至惜莫如力二者
皆民命所繫有國家者不可不體其心而愛惜之也
苟匱其財而勞其力則必至于傷其命傷其命則傷
其心而欲望其愛戴之如父母至有患難如手足之
捍頭目難矣哉而議者或謂大江以南之民苦于賦
重大江以北之民困于役繁今則不然賦重者或兼
困于役繁役繁者或兼苦于賦重則民之財將自竭
而力將日困矣力困財竭民不堪命控訴無由感召

災異莫此爲甚恐非久安長治之良規也伏望 皇
上軫念生民邦本攸繫特勅戶禮兵工四部將天下
諸司大小賦役除洪武年間額設不動外其餘以後
添置者務在逐一查出凡濫費者必究其弊而節內
帑之用凡節省者必酌其數而減小民之供通行各
省直查該管地方一應大小賦役凡有在外添設而
不申部者亦要逐一查出務在從長計議因革廢置
求合時宜各行實奏聞期于以實應天毋徒虛應故
事以負聖諭求言之意庶乎天下小民咸得安生而
邦本可固天變可回永垂萬年無疆之休矣是年禮

部火下尚書耿裕等于獄木上疏畧謂春秋火災並
昔不棄。自人曰火。自天曰災。一所以紀事于當時。一
所以垂警于後世。豈不曰火之弗戒。雖由于人。而所
以致人之弗戒于火者。則由于天。邇者禮部火焚。雖
由吏起。積二十餘日之間。官民之家。相繼于火者。晝
夜不絕。人心驚怖。貧者束裝以待。而富者空窖以藏。
如此事變。恐非盡由于人之所致也。昔宋宮焚火。真
宗不究致火之由。而惟降詔罪已。許中外言朝政得
失。後有大臣勅起火當死者數百人。宰相王旦對陛
下始降詔罪已。而今反歸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雖

有跡。安知非天譴耶。真宗欣然訥之。悉赦其死。臣于
耿裕等未惜其他。但知位列大臣。國體攸繫。頃緣失
火請罪。荐荷優容。繼求罷免。又蒙不准。而今者復置
于獄。臣恐羣情不知。一時傳聞。近遠驚駭。其故何哉。
蓋大臣與國爲體。大臣不重。則朝廷之勢不尊。未
可下同羣僚。而易視之也。臣又見京城內外。近年大
水損壞人家。廷墀之間。魚可俯捕。黃河改道。不循故
流。而近者客星彗星變于上。地震川竭變于下。謠言
妖言變于中。千里農夫。日夜望雨。火之爲害。又如此。
皆當深慮。伏望皇上以宗社生靈爲念。明詔廷臣

同加修省政事得失許衆直言務使內有可恃之實而外無可乘之機幸甚五年又上疏乞議崇正先師孔子謚號宜改王爲師後嘉靖間卒如此議云何以仲弟會試卒於京欲扶襯南還力請外補陞浙江右叅政至浙中甸宣郡縣平劇訟于金華威名四著暇則校輯延年答問改杭之鳳山僧寺爲道南書院中奉孔子肖顏曾思孟四賢配以周程邵張司馬楊羅李朱呂十一先生皆木主從祀仍取衢州孔氏餘裔來主香火又修岳王墓清復贍祭餘田四百畝惡杭俗用水火壅將置義塚於三山關侯潮鳳山門路以

便行者建立漸廣爲同官所忌議不合遂致仕去其猶子光宙以省試解元不第家居遂自爲師友日夜考訂易心逸說刺濂溪集卷詳定冠婚喪祭之儀講學于虞溪究心理要闡發正義大學自經朱子定著諸儒尤有紛更木以已見緒正不爲苟同晚尤好易於陰陽之消長象數之談攝嘗致力焉所畫諸圖因義文邵子之所命者而衍之縱橫變置不害其爲自得其於洪範之所陳配合皆有倫類卒年七十有二學者稱勉思先生光宙初名炤以字行窮究易理終身不仕卒年八十九

王恕曰公爲人端毅純正其學宏博淵源溯禮義之大宗剗辭葩之陋習真積已久頓悟斯深體認既明躬行自淑期造聖賢實學表章濂洛諸書故其嘉惠後人則有著述澤及後世則有事功惜乎未究于用也

童時明曰江南理學自于游始而創待祠致祀又自周公始其惓惓於尊崇聖賢非心有默契故隨所至而輒景仰若是耶至於考古著書力行古道卽未嘗沾沾師說亦可謂潛心理學者矣

邵文莊公傳

公名寶字國賢無錫人也成化二十年成進士以古文古行知名初授許州知州愛民訓士毀淫祠立義倉修先賢墓許之風化蔚然改觀考滿當遷士民羣詣當道乞留不能得攀轅號呼不忍父師之去立祠生尸祝之徵戶部員外進郎中大司徒周經劉大夏器重之凡歲抄會計皆區畫條具疏草多出其手陞按察副使督學江西以身爲教先行誼而後詞華黜浮崇雅士類翕然一歸于厚歷遷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清譽大著不事改革軍民服從將校皆嚴憚之當是時逆瑾用事撫鎮賄貢如蠅寶一無所通瑾銜

之遂致仕歸瑾誅起巡撫貴州陞戶部侍郎正德七年請歸養十四年陞禮部尚書辭不赴嘉靖初復以薦起力以老疾辭疏再上乃令有司存問尋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實性度端雅臨事猶講學不輟未嘗疾言遽色嘗曰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嬉戲之事絕口不言惟潛思著書粹然自出機軸名重海內學者稱二泉先生

胡宗洵曰邵公操履端飾自登第至侍養家居一切餽遺例不苟受賢人君子舊德則敬之弗衰於家稱孝子於國稱名臣於世稱純儒傑然爲天地

間完德

童時明曰古聖賢之學闇然爲已而已不務名也惟是務求爲名此學所由假焉邵二泉見及此矣天下曾有真士夫而顧背馳于道者哉吾於是知其學之有得也

楊文恪公傳

楊公名廉字方震豐城人也成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改授戶科給事中尋改南京兵科上疏請經筵講學因地震勅奏用事大臣薦張元禎王恕劉大夏林俊等上時政十事又陳備邊數事歷陞順天府尹會

虜犯邊所需車輛銀數千兩廣以根本重地宜慮力
 言于兵部移大興迺運餘銀給之仍奏免派補又奏
 免夏稅一萬五千餘石又令農民改撥者入貲賑濟
 備邊凡徵稅則例鄉飲節義悉皆裁定遂著為令遵
 守不易陞南京禮部侍郎疏論君臣交修又論廟祀
 巡遊語皆切至多見採納嘉靖初陞本部尚書首進
 大學衍義節畧有旨褒荅又申論大禮癸未春力請
 乞休歸杜門卻掃足跡不入城市卒年七十四贈太
 子少保謚文恪廉敦尚孝友事親務養志間移祿以
 奉甘旨自奉甚簿雖位卿貳衣未嘗重帛食未嘗兼
 味也清約嚴重望之儼然就之溫然愛人好士一出
 於誠每講說旁引曲喻務令得聖賢指歸所著有文
 集奏議家規皇明名臣錄等書

童時明曰楊豐城之錄國朝名臣也其慨然有經
 濟之意乎雖未能盡抒素抱大有豎立而當康陵
 時力持京兆首善之地陰被其賜多矣

蔡虛齋先生傳

蔡先生名清字介夫晉江人也成化二十年進士初
 授禮部主事尋轉吏部稽勲弘治初上時事管見三
 劄又疏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以獻其後錄用殆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三百七
盡時庶吉士鄒智以直言逮獄坐極刑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尚書何喬新方病在告冢宰王恕論救未釋清以喬新典邦禁卽詣其第強之出喬新乃亦疏救智得不死謫官海南清復以詩送之亡何以終養歸明年讀禮追服闋巡按山東御史陸偁以弘治甲子鄉試馳使聘主試事清以王朝之臣非王命不可行辭不赴正德初卽其家擢按察副使督學江西旣履任修白鹿洞崇師儒以道德行義教諸生而時時激勸之江西相沿賀寧王壽皆具朝服清以爲不宜全用覲君之服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寧王怒又三

司官舊用朔望朝寧王而於初二十六謁文廟清謂天子且拜師况藩王可先孔子乎力語三司乃以同日行禮先謁廟而後朝賀寧王益怒寧王先憾都御史林俊其左右因言清與俊厚於是寧王怒不可解而日求清之短且傳謗京師寧王一日宴三司故設機械直譏清不工詩文清以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意挫折據理對之大拂其意乃同事者復有挾術相傾清終不屑輕自屈以取容任其多方捃摭尤以一身上下關係不欲竟墮其害也遂引疾求致仕寧王亦素聞清賢內不自安遣儀賓諭留之且欲以女

妻其子冀清附已清力辭卒求去家居杜門不出迨正德朝逆瑾專政太學諸生騰議弗靖朝議起清祭酒厭人心命甫下而清已就木矣清明經博學行潔心純氣溫色和外簡內辨與之論天下事治俗汗隆文章高下學術邪正古今人品優劣事功立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義理斷拆其言精深懇切嘗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群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尚不能辦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踈劣於此亦可自考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載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世操

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又曰分陰不惜力學不克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又曰處世亦有許多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學者稱虛齋先生童時明曰今天下童而習句讀能論孟者莫不知有蔡虛齋云虛齋著蒙引爲後學指南寔闡學之繼響而邇者晉江遂稱閩中鄒魯先生之功大矣鄒吉士傳

鄒公名智字汝愚合州人也生而穎敏過人年十二能爲文章遍讀經史一過目卽成誦寄居龍泉庵習業貧無以繼晷積樹葉燒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警

拔千言立就且根極理奧多發明聖賢遺旨領四川
鄉薦第一計偕道出三原時王恕家居往謁見且曰
治道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羣邪肆毒智
有意進言久矣恕大竒之明年爲成化二十三年成
進士選庶吉士會星變求言卽上疏伏覩今月初十
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
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陛
下卽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
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竒
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

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
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覆思之無乃陰
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天
者猶有所未至與昔孔子修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
修綱目凡星變必書所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
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則其書之也疑亦無
謂使其達天人之理則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伏讀
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
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
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囂然

故復下此條以自解爾。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陛下之所以求直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遡流窮源，為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

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為之開明。朝政必為之清肅。紀綱必振。

風俗必醇。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墜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之所以當興者也。臣願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於陳源。甘昇。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為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為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

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彰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陛下聰明冠絕百王。神武震驚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綱哉。然而一操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者。始正心之功未之講也。心者身之主。事之綱也。但其所發不能無天理。人欲之異。爾發於天理。則耳目自然聰明。言動自然中節。可以對越上帝。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儀狄之酒。或得以甘吾之飲。

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噉。白台閭頌之美。夾林蘭臺之樂。或得以蕩吾之目。彼必投間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聰明神武之資。日改月化。而寢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與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正天下之衙門。豈易得哉。陛下早朝之後。深居法宮。其心之發於天理。發於人欲。或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臣皆不得而知也。此全在陛下自檢點。自省察。果天理耶。則敬以養之。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則靜與天俱。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蓋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以群

臣對宦官言之。群臣爲陽。宦官爲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爲陽。人欲爲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彌而已哉。臣又聞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天者。理而已矣。理當則行。理不當則止。一行一止。順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也。事天正。所以事親也。豈有違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之言。蓋推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

改而可以未改者爾。若事既當改，而三年之間，關係重大，勢又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於形跡之間哉？古之聖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贊舜之德曰：重華協帝，宜其無一事不合於堯矣。今以書致之舜，去四凶，堯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所以協堯者，一順乎理而已。舜之心，豈異於堯之心而已哉？苟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亦不必黜遠；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懲；珍禽野獸，亦不必大放。是誠何理也哉？臣願

陛下不惑於浮言。凡所以事先帝者，以事天爲法可也。臣睹天變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敢爲陛下言之。臣之痛心，實在於此。昔朱雲以槐里令而論安昌侯，張禹梅福以南昌尉而論大將軍王鳳，孝宗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以聞，而朱熹極論其故，以爲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諍諫之臣，皆失其職，而左右近習之臣，陰執獨斷之柄也。臣雖不肖，固非一令一尉之比，豈敢偷生以全吾軀乎？惟陛下爲太祖三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靈長之統，一留意焉，則天下幸甚矣。疏入不報。孝宗

卽位首疏陳四事簡宰輔重諫官用正人裁奄宦且曰深究其本則在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此萬世帝王之準的也陛下聖質高明豈不致力于明理之學然竊聞之侍臣之進講也指某章爲某書訓某字爲某義殊無反復論辨之功陛下之聽講每歲有常月每月有常日殊無從容啟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願陛下撥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于經驗之于史會之于心體之于身一歲之間無一日之不然則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去矣豈

特四事之舉而已哉頃之召用王恕智啓恕請勿受官職先求見主上面陳時政一受職便無見聖之期終屬苟且恕善其言而不能用先是劉吉以智言深啗每欲中傷無隙會御史湯鼐論事獲譴嫉智者因入智名逮繫獄身親三木智神色畧無曲撓卽訊者拷逼智書詞曰智與今湯鼐來往或論經筵不宜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邊境空虛他無所言也遂坐妖言論斬彭韶辭不判徐溥亦力言獲免貶石城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餽遺堅卻不

受至石城兩月廢政悉舉暇卽講論義理豐豐不倦
居居亡暴卒年二十六歲

楊慎曰公以翰林任言責其英聲義氣蓋聞羅一
峯章楓山之風而興起者且講學始終不渝若而
人者豈易得哉

童時明曰鄒汝愚人以爲賈生之流豈謂其星變
疏與治安策才無二致哉第賈生已得君而亟欲
更制是謂不能盡用漢文爾鄒公屢疏特作敢言
之氣而竟不免悲乎雖然年雖不永而道德有于
身百世猶存也

王陽明列傳

祁承燦曰王文成公翊運之勛固比隆周召而覺
世之學寔直接孔顏槩論在三之義則當重其助
勦鎮定之功。邇求惟一之傳。似當崇以繼往開來
之統。况立德固先於立功。而輔世豈高於師世。譜
文成於徹侯之列。不足以盡文成。而表實學於真
儒之中。或足以隆昭代乎。

童時明曰陽明先生功業顯著賞延於世子謹次
之功臣世家是特以朝廷之爵賞論實不足盡
陽明也故不嫌重複又揭其創明理學之緒著於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
三
篇併及其弟子與聞良知之說有悟入者列之爲傳

陽明先生幼就塾問塾師何爲第一等事塾師言讀書登第耳陽明日此未爲第一事其爲聖賢乎年十七過廣信謁婁諒諒故遊吳與弼門者爲語聖人可學而至深契焉陽明故好謔自是常端坐省言同業者未信陽明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當改也壬子年二十一歲舉於鄉入京徧讀朱子書習爲格物之學南宮下第同舍有爲耻者陽明曰子以不第爲耻吾以不第動心爲耻已未舉進士上疏陳邊務入事

授刑部審錄江北游九華山訪異人因論最上乘曰周茂叔程伯淳是儒家兩箇好秀才陽明領悟又明年改兵部與湛甘泉定交乃專志講學及謫龍場每端居澄默蚤夜參求始信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伎倆見趣無一可倚向之求理於事物者一切皆誤証之六經四子無不脗合因著五經億說貴州督學席書嘗問朱陸同異陽明日朱陸異同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在廬陵不事刑威專務開導入心每令諸生靜坐使自悟性體曰此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

段工夫耳在南京門人從遊者日衆日事講學教人爲省克實功泣顛在事燕居則挽弓習勞出兵則躍馬先驅經營出入不暇寧居而意思安閒常若無事門人數十相隨揮塵談道未嘗以造次輟在南昌揭致良知之教集門人於白鹿洞憂居於家郡守爲立稽山書院聽講常數百人每因材造就而及門高足有徐愛等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進士聞道最蚤仕南京兵部郎中卒年三十一人稱爲陽明之顏子

錢德洪字洪甫篤信師說請陽明升座開講自德洪始舉丙戌南宮不就廷試而歸就學於陽明逮陽明卒治喪畢始就仕刑部主事以奉法忤旨被逮削籍家居益廣師傳學者稱緒山先生與陽明同邑人王畿字汝中山陰人弱冠舉於鄉受業陽明初陽明倡言道學郡士駭而不信及畿往從始悟舊習之非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歎曰學貴自得吾向僅解悟耳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師門盡契良知之旨丙戌中會試不就廷試與錢德洪同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師門定本也心

喪陽明畢壬辰始授南職方主事遷武選郎六科疏
薦畿宜列清班忌者方指陽明爲僞學畿力求去家
居講學益以淑人爲務人稱龍谿先生

薛侃字尙謙廣東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行人司正先
是年十六聞講中庸遂志聖賢之學受業陽明踐履
益篤嘉靖初上封事有范蜀公朱紫陽之遠慮爲貴
倖傾構逮獄削籍還處中離山二十年一意講學人
稱中離先生

王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初名銀父役於官天寒
晨起以冷水盥面銀見之自責以爲已罪自是出代

父役歸取孝經論語大學日誦之務見之行嘗客山
東謁孔子廟慨然奮曰是聖人者可學而至耶虔心
齋志必爲聖人製古衣冠條經摺笏所至與人講授
榜其門曰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不以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傳之有塾師黃
姓者吉州人聞其語詫曰此類吾省撫臺王陽明公
之論學銀聞之曰有是哉不可不往見之如其同也
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其與
王公也請於父卽日登舟舟中夢與陽明拜亭下覺
曰此神交也抵豫章刺稱海濱生由中甬入陽明降

階逦之銀曰昨來夢交拜此亭陽明曰真人無夢銀
曰孔子何由夢見周公陽明曰此是他真處我十年
前亦知子來語畢踞上坐時銀服古冠服手執木簡
坐定陽明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
曰學老萊子乎曰然陽明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
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反覆論致知格
物銀大嘆服曰簡易直截銀所不及乃下拜執弟子
禮辭出就館舍繹思所聞間有不合明日復入見曰
某昨輕易拜矣請與再論復上坐陽明喜曰不爲苟
從甚善又反覆曲盡端委竟大服再下拜執弟子禮

如初陽明易其名爲良陽明遽謂門人曰吾擒宸濠
無少動今却爲斯人動此真學聖人者也居七日告
歸陽明曰何亟也良曰事親從兄無非寔學何必遠
遊乎陽明曰孟軻寄寡母居鄒遊學於魯七年而學
成我力量不逮子學問路頭我則先知之良對曰然
父命不敢後也遂歸下何擬再往父以險阻難之良
謂誠可動天無憚險阻時天旱族長老曰試禱雨得
應信天可動也良秉虔籲天雨下如注遂得父命而
行過金陵至太學前六館士睹其冠服異常聚而問
六經大旨良曰惟事此心耳以聞之祭酒祭酒延入

問曰古言無所乖戾云何曰公何不問我無所偏倚
有無所偏倚方無所乖戾祭酒敬而憚之再抵豫章
居數月而返陽明外艱家居良至越入告曰千載絕
學天啟吾師倡之可使天下有不及聞此學乎辭歸
製一蒲輪沿途聚講直抵京師爲書千餘言擬伏闕
以上同門阻之乃止時方譏詆陽明學術與朱子異
而良復講論勤懇冠服車輪悉古制度人情益異於
是同門力促之歸復至越陽明思裁之及門三日不
與見一日陽明送客出門外良長跪街下曰某知過
矣陽明不顧良隨入至庭階厲聲曰仲尼不爲已甚

陽明揖之起自是日依侍陽明益歛圭角就夷坦養
粹氣和陽明起赴兩廣良集同門講於會稽書院陽
明卒良哭迎於桐廬經紀其喪事而歸至家閉門受
徒遠近皆至總漕都御史劉節鹽法御史吳悌皆特
疏奏聞內閣趙貞吉曾疏請求用真儒皆格不報嘉
靖己亥良遘疾吉水羅洪先林春率諸生畢集以良
不能出就榻前論證明年卒年五十八良家貧自幼
不嫺文義無所著述所講論者皆深造自得之語學
者稱心齋先生趙貞吉嘗曰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
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

甲午日正金卷三
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
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

黃弘綱字勉叔江西雩縣人進士從陽明講學於虔
臺悟心理合一之旨仕終山東叅政人稱村洛先生
何秦字廷仁以字行夏字性之弘綱同邑人事陽明
聞一體之學領鄉薦陽明歿始謁選得新會令喜曰
茲非白沙先生之鄉取掃其祠宇召諸生爲期會設
條而教陞南京工部主事卒人稱善山先生

徐樾字子直貴溪人早師陽明後卒業心齋之門登
嘉靖壬辰進士歷官部曹藩臬任雲南左布政南滇
那夷篡立奉命聲討奮不顧身直入阮江仗義撫勦
那賊詐降遇害歿之詔贈官廕子人稱波石先生已
上皆陽明弟子最著者又有董澐

董澐海寧人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聞陽明講
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走姚江來訪登門長揖上坐
陽明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竟日澐恍然有悟因
納拜稱弟子陽明與之徜徉山水間澐日有聞懽然
樂而忘歸其鄉人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乃爾
澐曰吾方幸脫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
吾方揚鬢於淖澦而振羽於雲霄安能復投網罟而

人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所好遂自號從吾道人陽明作從吾道人記以贈之此晚年好道益見良知之感發人若此外若宦績顯著如鄒守益歐陽德李遂舒芬另有傳黃綰方獻夫陳九川夏良勝魏良弼冀元亨別傳附見其餘如倫以訓蔡宗充朱節陸澄郭慶表衍萬潮王臣南大吉唐堯臣等皆有名

童時明曰陽明先生驟言良知人不能無疑故偽學之誦不戢於紫陽稍有知者亦不能釋然於朱陸之辨也逮高足遍天下而學者始悟理之合一寧非聖學之功臣哉故詳著之

羅尚書傳

吏部尚書羅欽順泰和人弘治六年進士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十五年爲南京國子監司業劉瑾用事以欽順一無所通問除名瑾敗復召補南京司業正德十年爲南京吏部右侍郎十六年召入爲吏部左侍郎嘉靖初有忌之者改南京吏部尚書尋召禮部尚書未至以憂去嘉靖六年服闋家居席書以議禮稱上意入閣目失明薦欽順自代詔起禮部尚書力辭不就逾月復召爲吏部尚書又辭不至遂以吏部尚書致仕嘉靖二十四年壽八十巡撫張岳

聞於朝詔賜羊酒命撫按官及門存問仍給月米歲夫後二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吳瑞登曰當羅公時有倡爲師心頓悟之學者公爲之反覆辨証其說甚具所著有困知說凡出處取予必欲印有成憲嘗以立身居業必先打破義利關晚年不下樓數載究所造詣可謂信道不惑者矣

童時明曰史稱羅文莊學術純正造履端方爲世儒宗夫儒之作用當必有超出尋常者而曾不得一日安其身子朝廷之上豈難進易退君子固然

乎然而清節高風足與作頑懦已

陳孝廉傳

陳公名茂烈字時周先世瑞安人戊籍興化遂居郡之梅峰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自省豈非學之法與作省克錄自考務反之身心求爲實踐登弘治九年進士第奉使廣東就學白沙之門聽講累日白沙曰學須靜一于是退作靜思錄授吉安府推官理刑持大體開至誠信孚

上下考績歸至淮寒凍幾死拜監察御史袍服朴素
 騎牝馬身若無官有尚書受賂劾之去亡何以母老
 乞歸養疏曰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
 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
 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聖恩行取來京
 母年愈老疾病纏綿不禁跋涉重違故鄉臨別丁寧
 言語悲切臣待罪於茲將二年矣顧以非才無補風
 紀又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幽明咸
 被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於萬一也奈何慈
 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

再酬母年不可以多得也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
 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
 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
 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憐母心尤可虞也伏望
 皇上憐母子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
 以慰倚門之望少申寸草之忱臣雖祇奉龍顏仰瞻
 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期竭涓埃之報於將來
 再效犬馬之勞於未死豈敢釋然而長往者臣心實
 懇切上憫其情特許之乃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辨
 一蚊帳身自治畦惟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

益妻子服食粗勵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
人甚不堪者茂烈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
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
文特土苴耳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
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
月米上嘉陳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資孝
養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
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
食本儉薄故臣毋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
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

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寡
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
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
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辭茂烈以母年九十
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
疾轉亟卒林見素俊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爲後
都御史王應鵬薦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
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
家

林俊曰公穎悟既深克養益熟隱衷粹行對天地

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童時明日陳公誠孝廉也得母苦節不可貞乎余聞其當逆瑾時家居每聞朝政輒流涕不食每欲形之論列慮母老缺養而輒中止此豈長往不返者哉乃卒以窮約終夫亦受命安貧也夫

魏祭酒傳

國子監祭酒魏校字子木崑山人弘治十八年進士任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改兵部職方會時事有可憂者移疾家居講明正學擢廣東提學副使嶺南俗尚巫鬼校思變其俗稍廢其祠達磨所傳衣鉢歷代

寶藏校悉取毀焚扶正嫉邪頗過於嚴於是其謀中傷之者適丁外艱歸服闋補河南督學境內有伏羲畫卦臺久荒廢亟命鼎新表識之其施教一如廣東尋進大理少卿遷祭酒兼經筵講官故事講官將進講先期呈講章於內閣校獨不然時宰不悅改調大常卿時天地分祀之議興因撰郊祀論大畧謂上帝至尊無可並者以社配郊則可以北郊對南郊則不可議與時違即致政歸以倡明道學為已任天下賢士大夫質疑辨難者雲集於門其學始求之天文地理人倫物理後乃反說於約尤以涵養仁心為本德

學純如也。海內稱莊渠先生。所著有體仁說周禮沿革大學指歸春秋經世等書。贈禮部侍郎謚恭簡。

童時明曰：余讀先生經世書，直探本原，揭示標準，此其學問蘊籍，殆兩間之醇氣，百代之真儒耶？非隨世就功名者，可得窺其藩籬矣。

呂侍郎傳

禮部右侍郎呂柟，字仲木，高陵人。性穎敏，誠確力學。慕古正德三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逆瑾以柟同鄉，欲引附已，啗以入閣。柟絕不與往來。且上疏請御經筵，親政事，瑾憾之，欲伺過中傷柟。乞養病歸。

瑾誅，以薦起用。九年，乾清宮災，柟應詔上疏言所當修省者有六：一曰日聽朝視政，用防壅蔽，不宜恣事慢遊，以隳萬幾；二曰還處宮寢，預旨儲貳，係屬天下人心，不宜昵近讒邪，耗蠹精神，以忘大本；三曰郊社禘嘗，祇肅親承，以祈感格，不宜輕褻宗廟神祇；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化天下以孝，不宜廢定省禮；五曰遣去義子，畚僧邊軍，以清禁苑，不宜雜處，以損威重；六曰各鎮守官貪婪者，取回別用，無令侵漁，重為民困。又上勸學諸疏，俱不報復。引疾歸。世宗卽位，詔復館職。嘉靖初，大禮議起，又議建獻皇世室。柟上疏

諫既又命修奉先殿西室。枹上言臣嘗論奏建室未蒙卽從。臣不能如張純之動主。獻皇帝封興國。乃恐沒其邦名。且有二統之嫌。臣亦嘗請行宗法。反不如褒冷段猶輩之能行也。又以修省自勅。不職十二事。內以聖學少怠。聖孝未廣。大禮未正。諂祀日崇。忠諫受禍。元惡失刑。貴倖濫澤。以及軍民利病數事。皆由禍變所致。而引以爲已。不能獻納之罪。言甚切直。

上以大禮既定。枹掇拾言事。涉忤慢。下鎮撫司拷訊。冢宰喬宇及科道交章論救。尋有旨降山西解州判官嘉靖五年御史王錄薦枹。宜備侍從。不報。後十年。

陞南京考功郎。歷尚寶卿。南太常少卿。遷國子監祭酒。條陳監規五事。一言舉人在監。一言歲貢入監。一言納銀例貢。一言公侯伯子孫在監習禮。一言儀禮一書。當令士子習行。下部覆議。宜如所言行之。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十八年正月。命駕南狩。視顯陵。欲南祔太后梓宮。枹上言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塗山未祔。獻皇帝道同舜禹。陛下固不啻敬承如啓而已。故今南郊圜丘。北祀泰折。義正如此。又寧可搖動靈輦合塋。以承蹈非古之義乎。萬不得已。亦不宜舉動卒遽。必先立儲貳。以係屬人心。選於群臣中。

如汲黯者數人。留後居守而沿邊宣大亦先事簡調賢將以戒不虞。供億之費就近酌處無俾大濫。扈從官軍惟足供役無使過多。此又不得已之計也。章下所司居頃之以彗星雷震之災上疏自列遂命致仕。二十年巡按陝西御史張光祖特疏薦。柝安貧力學忠信篤敬。雖年逾六十精力尚強。乞不循常格。卽賜擢用。竟不行。明年卒于家。隆慶初追贈禮部尚書。謚文簡。

譚希思曰。呂公性孝。及居親喪。哀毀廬墓三年。自髻鬣卽有志聖賢之道。絃誦一室。雖衽寒甚。暑不輟。廉介操持。克敦古誼。平居端嚴。疑重。接人則和易。可親。卒之日。高陵人哭爲罷市。所著述甚多。蓋儒林之冠冕也。

童時明曰。史局養望之地。而屢以諫顯。卽三黜矣。而猶必直道。豈直志不在溫飽已哉。蓋真能行其所學也已。

鄒文莊公傳

鄒公名守益。字謙之。安福人。正德六年進士。會試第一。廷對第三。授翰林院編修。時年方二十一歲。逾年告歸。家居。潛心理學。與士人談中庸。嘆曰。程朱補大

學格致傳而中庸乃首言慎獨不及格致何耶積疑莫釋走謁王陽明先生于虔臺論辨反覆翻然有悟遂執弟子禮宸濠反從義起兵嘉靖改元錄用舊臣始應詔復謁陽明於東越既別陽明有以能問於不能之嘆大禮議起守益上言禮者所以正名定分別嫌明微以治政安君也君失禮則入于亂臣失禮則入于刑不可不慎也今陛下受先帝遺詔昭聖皇太后懿旨入續大統此正先儒程頤所謂繼祖之宗統夫所繼之祖乃百世不遷之祖大宗之統也我高皇帝至于列聖之統不可一日不續者也特以武宗

爲兄不可以分昭穆故考孝廟母昭聖以續正統此天經地義質諸聖經而無不合者也至於本生之恩特加帝后之號於私親不可謂不隆矣乃又加以皇考之稱去其始封之號則於正統畧無分別夫天下無兩重之禮尊無二上是以我太祖製孝慈錄以教天下其叙五服之制有曰爲人後者爲所後服三年爲所後祖父母承重爲本生父母降服期年卽喪服之隆降則廟制祭法皆可類推矣伏望陛下恪遵祖訓母爲異論所惑於典獻尊稱避皇考之嫌存始封之號庶于正統不致僭踰上覽奏不悅旣而楊

廷和毛澄等罷免守益疏言皇上欲隆本生之恩。屢下會議以求天下之公。而廷臣據禮上言。致蒙天語詰責。由是人懷畏懼。不敢復言。昔曾元以父寢疾。憚于易簣。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愛以姑息。魯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其衰矣。臣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之嘆。且羣臣之議。謂當存始封之號。避皇考之嫌。陵廟歲時重臣代祭。皇嗣就藩。立後安陸。全百世不祧之尊。此皆爲陛下忠謀也。今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喜怒好惡。不無少失。其平臣歷觀前史。令褒段猶

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爲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爲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伏望陛下屈已從善。不吝改過。察羣臣之忠信而用之。斥逐邪人。無使動搖國是。竊弄威福。庶聖心一定。國論自明。而大孝光於四方矣。昔先帝之南巡也。羣臣交章阻之。先帝赫然震怒。豈不以爲欺慢可罪哉。然皇上在藩邸聞之。必以是數臣者爲盡忠於先帝也。今日入繼大統。獨不能容羣臣之盡忠於陛下乎。疏入。上怒。以爲出位瀆慢。詔錦衣衛逮下鎮撫司獄拷訊喬宇及科道論救有

旨謫廣德州判官至任作諭俗文撤淫祠建復初書院與四方學者講授其中而決事發奸擿伏如神御史王錄薦守益宜錄用不報後十年遷南京主客郎任滿歸與邑令舉鄉約建復古書院後學多所興起亡何起南考功郎尋召入爲司經局洗馬十八年立皇太子守益獻東宮聖功圖冊上言皇太子幼未出閣未可以文詞陳說惟日聞正言見正事則可以爲養正之助謹繪爲十三事以進一曰文王爲世子問安二曰視膳願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三曰文王世子齒冑願皇太子有聖王謙德也四曰漢桓榮授經

見東漢猶存古風也五曰神堯茅茨土階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服願皇太子崇儉也七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八曰周王稼穡艱難願皇太子齋身勤民默契古帝王心法也九曰周室后妃蚕織願皇太子知綺繡之難得也十曰宮中隙地種蔬願皇太子知我聖祖之同符堯禹也十一曰西苑耕稼十二曰西苑蚕桑願皇太子知皇上家法卽成周家法是關睢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高宗訪道願皇太子知聖學也上覽之不悅幾得罪尋改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掌南院事御史毛愷言守益名儒宿學宜留

侍青宮不當投之閑散。上以愷阻議，仍命外調。明年改守益南京國子監祭酒，以嚴立教士習。一變九廟災，詔諸大臣自陳。守益上疏，惓惓于上下交修之義。至引殷中宗高宗反妖為祥言，先王克謹天戒。人臣克有常憲，凡厥臣工休戚一體。其能者宜洗心盡瘁，共濟艱難；而不能者宜引咎求退，毋竊祿糜民脂膏。夏言謂其言詞刺謬，擬旨削籍。家居念明道覺人為吾儒分內事，一意以興起斯文自任。其言平易融澈，而至誠惻怛，藹然有天地生生之心。其學指以萬物一體為大，以子臣弟友，慥慥相顧為寔地，以戒慎

恐懼，健行不息，為真功以寂感體用，通一無二為正學。以肫肫皜皜合德天地為極致，不立異同，不設險奧，而精明純一，能使宇內之士心醉神怡，聞風而嚮服。益于陽明之學，大有功焉。學者稱東廓先生。嘉靖四十一年卒，年七十二。隆慶初，追贈禮部尚書，謚文莊。

童時明曰：余聞之人東廓先生之居鄉也，念細民利病如痾瘵，切身凡履畝平賦，省役賑饑卹患之類，皆達于部，使郡邑行之。邑人愛戴，不啻所生。斯非所稱在朝則為名仕，夫在家則為鄉先生者乎。

真能行其所學者矣

湛尚書傳

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字明源南海人正德間進士入翰林歷編修嘉靖元年夏四月上諭暫輟日講經筵併免午奏若水疏陳豫戒逸遊以謹君德願聖明以端居靜思爲本以溫習尋求爲業以敬天事親爲職以勤政親賢爲務而舊德老成如楊廷和宿望如孫交林俊及九卿大臣時賜召問以興敬畏之心擇內臣老成端謹者給使左右以取承弼之益上嘉納之尋陞侍讀嘉靖三年疏論時事言臣以經術

事陛下嘗讀易至屯否二卦夫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爲而未遂此則陛下登極時然也否則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陛下自視今日於此卦何如夫屯而不濟必至於否否而不濟則將來不可言者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湧人饑相食殆無虛日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緩親賢之訓明醫不以深痼之疾廢元氣之劑今元氣之劑親賢是也願以賢大臣爲之統領博求明先王之道者日侍文華講明聖學上嘉納之嘉靖六年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勅立書院與諸生講明理學轉南京吏部右侍郎

進所撰聖學格物通。上命留覽。又改南京禮部侍郎進所輯古文小學。十三年進南京禮部尚書。時南京太廟災。若水奏言太廟被災。列祖神主亦被延燬。必須補造。以爲神靈之依。重建太廟。以爲奉安之所。而工程非歲月可就。香火非日月可缺。宜特遣大臣祭告。權將太廟原日朝夕香火。暫併奉先殿。以少伸皇上純孝之誠。後以夏言議遂不果。明年奉命祭告祖陵。因獻祖陵頌十章。十五年改南京吏部尚書。上所纂二禮經傳。測亡何條。陳留守南京十事。一平物價。以蘇鋪行。一恐無告。以弘惠澤。一勸農桑。以富邦本。一申禮制。以馴民俗。一宣聖訓。以固士志。一躬騎操。以作軍氣。一修武教。以養將材。一編保甲。以聯人情。一勵兵馬。以敷教戒。一定四民。以恒志業。得旨允行。明年御史游居敬論若水迂腐邪僻。乞戒諭下部議。尚書許讚謂若水自守南雍以來。間有生徒聚講。居敬所列責備太過。若水年已七十。累次乞休。奉有明旨。留用不必別擬。居亡何致仕。三十三年家居。年九十。撫按官以聞。詔加勅。遣使存問。

童時明曰。余卒業南雍。課稅明道書院。甘泉先生手澤也。入其中。猶令人仰止。矧當其時。親聆緒論。

者乎然而公卒老於南未嘗一日秉政於朝所學不盡行而欲以言詔世亦足悲矣奈何猶不免於多口也人心不古如是哉

羅贊善傳

羅公名洪先字達夫江西吉水人自幼端重常歛目端坐見王文成傳習錄玩讀忘寢嘉靖八年成進士廷試 肅皇御批其策曰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賜進士第一授修撰亡何丁父憂苦塊蔬食三年不入室一日讀楞嚴經得返聞之旨遂覺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已忽自省曰得無誤得禪耶乃反求孔

孟與同志切劘疊疊不倦十六年詔簡宮寮召復修撰遷贊善十九年十二月上疏言來歲元日朝賀禮成請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文武百官朝賀時嚴嵩為禮部尚書素不悅洪先覆言繆妄黜為民臺省屢薦不起家居削迹城市辭受以義人絕私干親賢問學搗譏求益初猶諏詢人才吏事凡天文地理志典儀漕餉邊防戰陣及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年五十乃絕意仕進闢洞里中號曰石蓮謝客榻居不出戶三年又嘗聚友于玄潭之雪浪閣四方學者益衆家故窶宅舍漂沒撫院馬森檄取所嘗卻坊餽數千金助

明倫彙編 卷十五 二十七 四百一十
構室竟力辭邑賦冊詭灑重爲民病戒里中按畝收
賦宿患頓息其學始致力于踐履中歸攝于寂靜晚
徹悟於仁體嘗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致良知非死
工夫斷不能至也今人誤把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
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
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氣習作梗要得消磨誠不可
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
習氣乘機竊發始不負一生又曰近覺一切無有雜
念卽感應處便自順適亦不見動靜二境又曰落思
想者不思卽無落存守者不存卽無欲得此理炯然

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
夙然不群非可倖致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蓋雖
未及文成之門而尊信發明其功甚鉅嘉靖四十三
年卒年六十一歲隆慶初追贈光祿少卿謚文恭
童時明曰人有謂羅達夫之學流入禪寂者不知
其學求爲己真實工夫由靜養中得來也然又不
遺吏治燭洞民情禪有是乎哉柰以直見廢而竟
不獲究所用也惜夫

胡廬山先生傳

胡先生名直字正甫初字宜舉泰和人自幼穎異不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三百八十一
競兒戲嘉靖癸卯舉於鄉訪羅洪先於石蓮洞師事
之日聞主靜無欲語五上春官不第就選得句容教
諭作博文約禮說日夜默求孔顏宗旨恍然有悟丙
辰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迂貞外郎時與耿定向姜寶
講學於靈濟宮直故有文名及是褫身談道名益起
內閣嚴嵩欲羅之門下直謝病不往同鄉強之為一
謁席中論海內財賦盈縮直曰財不在民則在官嵩
氣沮一座錯愕世蕃以是啣直會耿定向疏論銓部
事語侵嵩世蕃疑直與姜俱其事同日出為按察僉
事直得湖北治湖北一以學為政整身式屬繩墨吏

省額外供創鄉約嚴保甲嚴民間節孝旌之尋轉四
川叅議治蜀一如治楚其大者引黃沱泉灌邛州七
里堰溉數十萬畝旱原為沃壤復流民數千家遷本
省督學副使加意教化黜陟先行義淑慝後文藝作
正學心法為多士倡亡何以毋老乞歸養家居會鄉
寇夜獮直屬鄉耆訂鄉約以行於楚蜀耆增潤為冊
請於有司行之歲為社祭二學會五要以成人才厚
風俗彌盜賊為務以故無賢不肖胥就約束四遠來
學者日衆兩臺交薦詔起督楚學時隆慶初年也入
楚講學校士諸所注厝悉如蜀又著志訓以勵士士

翕然宗之。歲庚午遷廣西叅政。尋轉廣東按察使。是冬入覲。便過家省母。母病力疏乞養。因爲書上相國張居正。其畧曰。主少國疑。劑量又安。相公才度遊刃有餘。第以天下大計有三。某今病不獲面展。猶不忍不爲相公盡也。其一正聖功。某聞主上冲齡。聖明殊絕。然三代而下。亦有冲靈異資。第以大臣無格心之學。不能引君當道。以志于仁。遂致苟且相徇。終成雜伯。爲可嗟耳。今者惟在信臣。日誘以唐虞成周帝王誠心之臆。日辨以漢唐宋諸君雜伯之卑。以日興主上之志。夫是乃爲養正之聖功。某不喜相公昔年

試策中法後王之說。夫我神祖六官八度。孰非法先王者。而奚顛顛以後王語也。其二豫人才。某觀近日人才多。以事功進。然黠者激作粉飾。未有爲民長利。爲國遠猶之心。又議論嘍惜罔睹大體。如陽明從祀一節。浮議合沓。說者謂今日人心未回。由多智識者鼓動致然。自非相公一以重大體。正人心。明學術。爲上務。其能使迴心嚮往哉。且館閣諸相地也。卽如相公。亦由前哲以斯學淬磨成之。故今天下食福不鮮。今相公豈不欲爲後日地乎。此仁體先事也。故云爲天下得人。謂之仁。不然則相公之仁窮矣。其三培

元氣夫民。國家元氣也。自分宜秉政。聚斂成風。倭胡相仍。征輸無藝。南北交困。久矣。乃當今猶以催科爲上課。嵇之唐書。其中葉猶以催科爲下考。今盛世乃如此。不知民何所終也。相公燮調群賈佐所爲。計安元元。必有得其大者。相公慎毋以汰一幕官。負省一傳厨爲足務也。書入江陵。大怒不報。遂絕意仕。進入子舍。親供飲食。曲意承歡。暇則講學會友常語。弟子曰。學大患無志。志真而學已過半。又曰。我今老矣。看來無欲一路。還是穩當。曰。學須以靜入。又講聖人以此洗心。句曰。此是孔子說盡天機處。游息之餘。

考畧觀史。大若天文地志。細若堪輿醫卜。與夫百家九流。靡不精覈考訂。又著衡齊八篇。以示學的。四方學者。輸心尊信。萬曆十年。張居正敗。兩臺交薦。詔起福建按察使。堅卧不起。友人強之。責以仁爲己任。仕不苟止之義。始勉就道。野服別諸同志。居官月餘。一夕感異夢。語家人曰。夢一至人。引予至道。蓋道三極之真。百聖之宗也。忽荷解。示塵學。日醒無欲。濯濯秋風。迴首天君泰然。予於人間世盡矣。遂封印遺內帑。鑰於僚貳。靜坐日暝。家人亟請後命。復張目曰。文公云。一片善長存。語不及他。遂卒。江右督學使者下檄。

郡縣曰胡公直早歲多奇以文章為盛事中年反約得性命之真詮望重朝端行孚閭里有司其崇祀鄉賢以風勵後學學者稱廬山先生

郭子章曰先生衡齊一書發明堯舜孔顏曾孟之統若絃宇宙若章三光約漢唐宋諸儒紛紛之議以歸於一剖曇瞿禪那之路以別於儒可以翼經而緯聖矣

童時明曰余聞廬山先生身後有遺文一笥手書名曰目錄每歲一帙日有書時有紀又有自矢告天文畧曰願以餘生傾心大道盡性至命期得本

宗絕慮忘言用為補助痛捐需待之迷勉策衰遲之步以濯江暴漢為功以皜皜空空為至純超假我直趨聖塗庶可以快此生平一咲全歸嗚呼是言也見於死後其子不及知其門弟不及知此真慎獨之功乎今之托名理學者蹈襲良知聚徒講論著書立言務求人知若廬山先生庶幾為已者總論理學名臣

童時明曰余傳理學名公而重有感也理學之名人艷羨之久矣顧艷其名耳乃理學之實莫具于學庸論孟而聖賢教人一則曰為已二則曰求諸

已今之拖儒紳而竊云講道人遂以理學目之彼
講道者或聚徒爲人知者也甚且假其名以濟已
私者也求其有一毫爲已之實吾不能知而反之
躬行實踐有能如其所言否乎茲所採錄凡三十
四人非余臆見蓋出所傳聞謹述而稱之又或舊
有名稱而行事無所著見卽有著見而書傳無可
考據尚在疑信間余媿見同河伯識比夏蟲束于
時而未睹大方不敢妄載尚俟補續乃若世之有
意講學徒務爲名者余且弁髦之矣

昭代明良錄卷之十五

